

又见群鸟齐飞

徐国平

我家露台上种了不少花木，花香引鸟来，每天清晨，从露台上传来的鸟鸣声常常将我叫醒。敬枕倾听，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也有“咕咕一咕”的斑鸠鸣音。三四月是鸟类求偶繁殖的高峰时节，有两种鸟的叫声很响亮：“唧唧哈一唧唧哈”“巧克力一巧克力”，婉转动听，悠长悦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大山雀和鹁鸪。古来有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之说。鸟是春天的信使，它的歌声唤醒了冬眠的万物，让大地充满生机。

起身走向露台，只见十几只麻雀、翠鸟还有不知名的小鸟或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或争相在地上啄食散落的狗食。麻雀很好辨认，棕灰色矮圆的身体，在白色的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黑斑，但现在在的麻雀体形多较小。翠鸟体型也矮小短胖，尾羽长，头顶呈灰蓝色，振翼飞起时飘逸多姿。看着这群欢腾不已的“小精灵”，我想起十多年前刚入住时，附近的大成河两岸杂草丛生，河水浑浊，很少见到飞鸟，露台也很冷清。如今在河边能经常看到白鹭双飞，

翠鸟展翅，飞来露台啄食嬉戏的鸟儿也多起来了。周边绿化和河道整治，使城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为鸟类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才有了这些可喜的变化。

在老家的树林里、田野上看到的鸟就更多了，最多的是麻雀。在明媚的春光下，无数只麻雀成群结队在农田里觅食。黑压压的一片。见到人们走近，就机警地飞到低压线上停息。看到电线上挨挨挤挤、满满站立的麻雀，我不由想起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的除四害运动，当时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并称为“四害”，被除尽灭绝。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累计消灭了20亿只麻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麻雀的踪影。现在麻雀哪来这么多，我问了曾在农林部门工作过的老朋友。他告诉我，当年消灭麻雀后，许多地方因闹虫灾收成大减，现实使人们从生态、科学的角度认识到麻雀存在的重要性。麻雀在幼鸟时期、在春夏季主要吃虫类，是害虫的天敌。虽在秋冬季也啄食一定数量的农作物，但益大于害，所以后来被列入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的保护，严禁捕杀。为了弥补消灭麻雀后一段时间的“真空”状况，我国还从当时

的苏联引进大量麻雀，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洋麻雀”的后代，所以体型较小。

在田野里看到数量较多的鸟类还有白鹭。白鹭俗称长脚鹭水，是水质状况的“监察鸟”。这几年随着水环境不断改善，白鹭数量明显增多。河边的芦苇丛和农田旁的小竹林成了它们筑巢繁殖的家园，经常能见到白鹭戏水、飞翔的身影。我看到在刚翻耕的农田里，有几十只白鹭闻到新鲜的泥土气息后很快赶来捕啄虫卵，农田里雪白一片。再现了“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田野农耕画面。

去年清明节后我去西坞大舅子家做客，他住的是砖木结构的老屋。两只燕子飞来飞去，在屋檐下营巢筑窝，它们叼来泥巴、树枝和草茎，一点一点垒在梁上，筑成了半个碗形。大舅子笑着对我说，“这是它们第四年来我家屋檐下做窝了。老话说，燕子做窝，好事多多。我也喜欢燕子给家里带来生机和活力。就是它们的排泄物要经常清理。”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燕子是鸟类中最常见、最亲近人类的鸟，它们在屋檐下抚育后代，代表着爱情美满、家庭和睦、多子多福。燕子的主要食物是昆虫，

有利于农事。对于它们含辛茹苦筑起来的可以遮风挡雨的这个“家”，我们理应尽力保护。

某年二月，莼湖渔村的海面上飞来几百只鸬鹚，时而在海湾上空盘旋，时而在渔船边觅食嬉戏。自古以来，就有鸬鹚捕鱼的文字记载和民间流传，唐代诗人杜甫写下了“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的美句。上世纪70年代前，江河里也经常能看到人工养殖的鸬鹚捕鱼景象。我国第五套人民币20元币上的图案，就是渔夫带着鸬鹚捕鱼的画面。只是因为鸬鹚捕鱼时不分大小、种鱼幼鱼一起捕捉，不利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因此现在有不少省份禁止用鸬鹚捕鱼，但野生鸬鹚仍属国家保护动物。这些飞来莼湖海面的鸬鹚是野生的候鸟，因为象山港一带水域滩涂广阔，能给它们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所以成了它们迁徙的“中转站”。

鸟类是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因为有了鸟类才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家园因为有鸟类才生态平衡。每年4月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4月10日至16日是浙江省爱鸟周。让我们重视生态，保护好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爱护鸟儿，让更多鸟儿自由地飞翔歌唱。

身份复杂的草子

虞燕

早前，在我记忆里默认为黄花苜蓿为“草子”。开花之前的黄花苜蓿碧绿鲜嫩，可做为春天里的家常菜，如清炒草子、草子炒年糕。我爱吃草子炒年糕，糯软的年糕搭配娇嫩爽口的草子，嚼起来又鲜又香。后来，有人说，奉化人管紫云英叫草子，未开花时也常用来做菜、炒年糕。这下，“草子”的身份似乎有些复杂了，我们舟山从来称紫云英为“芫花”的，且不食用，也就是草子、芫花为两物，绝不混淆。

黄花苜蓿和紫云英都属豆科植物，两者外观颇相近，细看又有差别。黄花苜蓿主茎较粗，难掐断，主茎上生细茎，每根细茎上长有三片叶子，紫云英的茎细，中空，柔嫩多汁，多为奇数羽状复叶。开花后，则一眼可辨。黄花苜蓿开黄花，一朵朵挨着，总状花序密集成头状，紫云英的花为紫红色，大片盛开时，如云霞氤氲，风一吹，紫红的花儿海浪般翻涌，绝美。

小时候的春天，有无边的原野任我们遨游。男孩们卷起裤腿在河里摸螺蛳捉泥鳅，吵吵嚷嚷，仿佛要把小河翻个底朝天，女孩们沉醉于紫云英花海，钻进去钻出来，而后，忍不住采了花开始编花环，让艳丽的紫云英花朵绽放在头上，遂个个都觉得自己成了仙女。欢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肆无忌惮，燕子和麻雀受了惊，一下子飞出去老远。

农民们割完水稻，特意遍撒紫云英种子，让它们肆意生长，等来年清明左右，花期正盛时，水牛粗暴地踏入稻田翻耕，娇艳的花瑟瑟发抖，

被整棵整棵埋进黑泥里，直至腐烂。黄花苜蓿的命运也差不多，只不过它烂在了旱地里。那时候觉得奇怪，多美的花，长得好好的，咋这么糟践人家呢，多可惜啊。母亲说，化肥贵，这两样能肥沃土壤，专门用来做绿肥。有农民还事先采割了一些紫云英，放进土坑里，拌以河泥，太阳下晒几天，令其发酵，便成了晚稻基肥。

我看到过侥幸存活下来的紫云英和黄花苜蓿，第二年，它们在田地里稀稀疏疏挺立着，花儿星星点点，淡然的样子。

为什么黄花苜蓿和紫云英能做绿肥，其他野草不可以？当年母亲未能解答的疑问我自己找到了答案。作为豆科植物，它俩根部均有寄生的根瘤菌，能固定氮素，壅田再好不过了。

至于两者的“草子”名之争，方言词典也解释不一，各有各的拥趸。好在，最后得了个皆大欢喜的结论，“草子”可兼指黄花苜蓿和紫云英，而“芫花”只指紫云英。

我尝了“芫花”，口感不及黄花苜蓿清脆，但它更水嫩些，有一股淡淡的青草香，从此，我个人的春日菜谱里又多了一种野蔬。在自小的观念和习惯里，“芫花”只是用来欣赏和制肥料的，相比黄花苜蓿，一直以来，它是受到轻视的。确实，我们常常会受某些东西的影响而思维固化，而变得狭隘。

不得不提，紫云英早就可是养蜂人必不可少的蜜源植物了。紫云英蜂蜜色如浅琥珀，草香味清新宜人，在南方春季蜜种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贪恋 韩晓霞 摄

三味夜话⑩1

“雪窦”揽胜，共赏芳华

杨洁波

近日，由区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雪窦山》推出了100期纪念刊，并在梅园举行了《雪窦山》百期庆典。3月的三味沙龙，文友们同游“雪窦”名胜，共赏奉化作家的文采芳华。

《雪窦山》主编俞赞江介绍了纪念刊的部分内容。特设的纪念专栏收录了四位历任编辑和一位老作者的文章。他们回忆与《雪窦山》相携相伴的时光，深情表达了对文学的坚守。本期特稿是来自邹军波的《援藏笔记》。邹军波供职于奉化供电公司，曾于2018年至2020年参加电力援藏工作。他带我们走进西藏，领略气势磅礴的藏地山河，经历惊心动魄的风雪之旅，拜访淳朴好客的藏族人民。俞赞江的《秀妈的小

村》讲述了王家塘妇女秀花的故事。火灾带走了木匠父亲精心为女儿打造的一整套木家具，村庄搬迁又切断了村民与土地的联系。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秀花只能在梦中怀念往昔。或许在老一辈眼中，世界只是他们根生土长的一个村庄，一片山野，但在年轻一辈看来，道路就在脚下，召唤人们的是远方。俞悦的《生活在异处》，记录了她在加拿大乘坐观光列车从东部向西部的穿越之旅。旅途中，她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世界无限广大，身在何方，就是故乡。

原杰介绍了他在纪念刊上发表的散文《亲爱的茶》。原杰爱逛茶山、闻茶香，聆听采茶女的歌声，有生嚼嫩茶叶的雅好，还亲手炒制出新茶。作为诗人，故乡的茶给了他源源不绝的诗歌灵感。大鹏程分享了他和浙江作家团受邀游览安徽时

写下的《安徽的表情》，一边是代表着高端科技的科大国盾量子 and 科大讯飞，一边是汤显祖“一生痴绝处”的徽州，一边是现代造梦者的乌托邦小镇永泉，一边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凌家滩……安徽之旅仿佛经历了短暂人生与广袤时空的一次融合。

本期《雪窦山》的三篇小说各有特色。虞燕的《黑海》讲述了海岛少年许志坎坷的半生。命运迫使他过早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而立之年又因为父亲的死，让身为海员的他无法面对海洋。经历了离职和离婚，销声匿迹数年的许志在远方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陆幼君的《关于悖论》由两个中年男人的相识相交开始，引出了安乐死、丁克婚姻的命题，触及现代人生存境遇中的“悖论”。蒋静波的系列微小说《亲人》，用冷静犀利的文字描绘了生活中种种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饱含深意的

人与事。继充满童真和温情的《童年花谱》之后，蒋静波的小说又将探索更深更广的领域。

《雪窦山》纪念刊作者济济一堂，既有笔耕不辍的老朋友汪知羞、盛常国，也有第一次上刊的新面孔徐旭光。沈潇潇十年前为《雪窦山》60期纪念刊写了文章，十年后又在这100期纪念刊上回忆了与王月曦、胡元福两位文坛园丁共事的时光。我们相信，只要有写作者在，有爱好文学的奉化人在，《雪窦山》必将迎来第140期、180期……正如百期纪念刊上所写：“这是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奉化文学的大地上迤逦流淌；这是一只矫健的俊鸟，在奉化文学的星空里自由翱翔；这是一座葳蕤的花园，盛开着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之花；这是一片奉化人的‘文学根据地’，承载着奉化人美丽的文学梦想。”

谁在说乡下的桃花开了（外一首）

原杰

是东风说的
她喜欢半夜三更钻门缝进来
是细雨说的
她敲打窗户的声音清脆急切
是春水说的
她在野外已躺成迷人的浑圆

是垂柳说的
她时不时在水塘边探头摇曳
是粉蝶说的
她的翅膀焦急地向阳光倾斜
是游丝说的
她忽然贴近一张红扑扑的脸

是孩子说的
一大群风筝在蓝天拼命追赶
是爱人说的
大街上的人群开始争奇斗艳
是我在梦中说的
乡下的桃花正在乡下红烂漫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在桃园怀里做春天最初的梦
爱持续发热
目光湿润 汗脸红亮
粉蝶亲吻便从此刻开始

伫立在傍晚的村口盘辫子
簪上兰 幽香穿透黄昏
蹲在清晨的水塘边梳洗
看飞花 人面桃花相映红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我说的是长辫子剃溪女
伫立、斜倚或者追逐
她总是从阳光最明媚的地方逼近



桃花开了 余雅斐 摄